

心 灵 与 认 知 文 丛

高新民 主编

.....

解释与心灵的本质

.....

.....

刘占峰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心 灵 与 认 知 文 丛

高新民 主编

解释与心灵的本质

——丹尼特心灵哲学研究

刘占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与心灵的本质: 丹尼特心灵哲学研究 / 刘占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004-9384-6

I. ①解… II. ①刘… III. ①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980 号

策划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严春友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四色土图文设计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97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心灵与认知文丛》总序

心灵或灵魂无疑是世界上最深奥、最奇妙的现象。古人云：“适言其有，不见色质；适言其无，复起思想，不可以有无思度故，故名心为妙。”^①人们用心理语言诚实地说出的心肯定是有，但奇怪的是，谁都不曾碰到过它，连形影都没有。然而如果据此言其无，则又大谬不然。因为心不止是有，而且可将自己放大至无限。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它“并不封蔽在各各小我之内，而实存于人与人之间”，它能“感受异地数百千里外，异时数百千年外他人之心以为心”。^②

心灵观念是人类最早形成的观念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原始思维。尽管它的形成掺杂着杜撰的成分，它的本体论承诺疑惑重重，但它所承诺的心灵在后来的哲学和有关科学中却一直享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例如在哲学中它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带有基础性的研究对象。正是有了它，才有了贯穿哲学史始终的“哲学基本问题”。当然它的命运始终充满着坎坷，它作为观念所受到的待遇始终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建构、遮蔽，另一方面是解构、解蔽。

心灵问题不仅是最古老的问题，而且也是最具世界性的研究课题。当然不同国家由于文化背景和致思的价值取向彼此有别，因而在把心灵作为对象来认识时，其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例如西方哲学在探究心灵时，受其科学精神的影响，更为关注的是对心灵的体的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一上，《大正藏》第33卷，第685页。

② 钱穆：《灵魂与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0页。

方面的研究，如探究心灵的本质、结构、奥秘、运作机制之类的问题；而东方智慧由于更为关注人伦道德之类的问题，因此在探究心灵时，更为重视的是寻觅心灵内所蕴涵的对于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穷妙用。

尽管古往今来的哲人智者为破解原始人留下的这一世界之谜而殚精竭虑，但它至今仍是我们所知最少的领域，甚至断言有关认识仍停留于“前科学”水平也不为过。其原因当然很复杂，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认识及方法犯了某种根本性的错误，如赖尔所说的“范畴错误”，没有真正超越二元论，对心灵作了错误的构想，对心理语言作了错误的理解。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重构关于心理的地形学、地貌学、结构论、运动学和动力学。

常识和传统哲学在理解心灵时的确有“本体论暴胀”的偏颇，但矫枉过正，进而倒向取消主义又是不妥的。在特定的意义上，心灵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具有无穷的妙用，真可谓体大、相大、用大，或者说，心既是体、宗，又是用。说心是体，意即心是一切现象的本体、基质，因为世界的被人认识到的相状、色彩等属性乃至向人显示出的各种各样的意义都离不开心的存在。心不仅是一切价值的载体，同时又是获得这些价值的价值主体。之所以说心相大用大，是因为人做得如何，是否有高质量的生活，是否是高尚有德之人，完全取决于心之所使。正如天台智者所说：“三界无别法，唯是一心作，心能地狱，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圣贤。”^① 由此看来，心不仅有哲学本体论、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体”、本质和奥秘，而且还有人生价值论意义上的体与用。正是这一体认，成就了从中国从先秦开始就十分发达的特种形式的心灵哲学：从心里去挖掘做人的奥秘，揭示人之为凡为圣的内在根据、原理、机制和条件。这种学问从内在的方面说是名副其实的心学，我们不妨把它称作价值性心灵哲学，而从外在的表现来说，则是典型的做人的学问——圣学。

① 天台智者：《法华玄义》卷一上，《大正藏》第33卷，第685页。

在反思中国心灵哲学所走过的历史过程时，我们必然会碰到科学史上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如同中国科学技术在 17 世纪以前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一样，中国的心灵哲学在同期也一直保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至少有自己的局部优势，然而在此以后，我们的差距却与日俱增。李约瑟也承认，中国人在智力上与他们西方人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同样，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心灵哲学理论都是和西方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正是带着这样的羞愧、困惑、觉醒意识和探索冲动，中国的一部分年轻的哲学工作者踏上了学习西方心灵哲学、构建中国自己的心灵哲学的征程。本丛书推出的作品就是其中的部分成果。它们尽管很稚嫩，但毕竟是从我们自己的沃土里生长出来的。只要辛勤耕耘、用心呵护，中国心灵哲学的壮丽复兴、满园春色一定为期不远。

高新民 刘占峰

2009 年 12 月 25 日

在对话与阐释中探索哲学创新之路

（代前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创新和发展哲学既是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和公众对哲学和哲学研究者的殷切期待。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哲学要不要创新，而是我们能不能创新、通过什么途径创新。近年来，随着国内创新哲学呼声的高涨，对话与阐释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路径。尽管大家对于怎样对话、如何阐释仍有较大分歧，但对对话与阐释无疑会为哲学创新带来新的曙光，因为对话和阐释不仅贯穿于哲学发展史的全过程，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开辟哲学新纪元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创新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一条是对话，即与实践对话、与文本对话、与其他研究者对话，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论战中明辨是非，在扬弃中推动创新；另一条是阐释，即对实践问题作出新的解答，对传统哲学作出新的解释，对科学成果作出新的概括。当然，阐释就是一种对话。对话为阐释提供了场景，阐释构成了对话的目的，对话与阐释是相互交织、不可分割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是在对话与阐释的缠绕中推进哲学创新的。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就曾指出：“马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的思想来展开自己的思想。”^① 这是符合事实的。一方面，

^①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很多重要论著都是在对话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都是在与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蒲鲁东、杜林、马赫等思想家进行批判性对话,对他们自己的思想作出创造性阐释而形成的,而《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则是通过提炼、概括和解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具体科学的新成果而形成的。另一方面,经典作家的很多新思想甚至整个哲学转型都是在对话和阐释中展开的。在对话中,经典作家深入挖掘其他学说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紧紧抓住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加以剖析、促动、推进,引出其应有的趋向和意义。也就是说,按照其中蕴涵的逻辑,说出其他思想家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说出的话,甚至是逼迫其他思想家说出他们本想说但又不得不说的话来。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劳动观时就指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这是其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因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但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从而把外化、异化、对象化看作是一个东西,而且他所理解的劳动也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他的辩证法只是思辨的辩证法。但是,创新哲学不是要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要把这个“头脚倒立”的“合理内核”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使之与唯物主义结合,重新实现用脚立地,变成“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时更是将对话和阐释发挥到了极致。当时人们都认为黑格尔的命题是在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但恩格斯指出,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命题必然会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转向自己的反面,最终会变成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根据辩证法的这一逻辑,恩格斯进一步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在辩证法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暂时阶段,人类社会必然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他说:“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①这就意味着,在对话和阐释中,我们用新的视角观照文本,对其中蕴藏的深层含义可以比作者认识得更清楚,比作者说得更透彻,能比作者本人更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这种对话和阐释可以说俯拾即是。我们通常说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来源,吸收了三大科学发现的成果,这都暗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包含着对这些理论和发现的创造性阐释。因此,即便对话和阐释不是哲学创新的不二法门,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创新之路就是一条对话与阐释之路。

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看,一切对象都是主体解释的对象,在面对同一对象时,不同的解释方法不仅决定着最终解释结果的差异,而且甚至在一开始也决定着所呈现的对象本身的差异。因此,我们在推动哲学对话和阐释的过程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个对象,但由于知识背景、兴趣和解读模式的差异,不仅产生的理论图景会迥然不同,而且对象呈现于各自面前的面貌也可能判然有别。对话和阐释实际上就是对话和阐释主体自身的视野、认识和创造性的敞开、提升和超越。对于怎样对话、如何阐释的问题,我们需要始终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对话和阐释要围绕共同的问题。发现问题是哲学创新的前提,深化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是哲学创新的方向。陈康先生说:“问题是哲学的中心,论证是哲学的精髓。我们所要学者在此。学哲学的人必需训练自己怎样分析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象，怎样陈述问题，怎样讨论问题，和怎样解答题。”^① 问题意识与哲学的对话、阐释是相互推动的，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对话平台，对话创造了阐释的可能途径，阐释深化了对问题的理解。鲁宾斯坦在谈到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时就曾指出：“如大部分同类的著作一样，马克思的这部著作间接地决定于他的反对者的立场，这是由于他是以这种反对者的立场作为出发点的。不论二者对于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如何不同，但是他们据以出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共同的。‘异化’这一概念是马克思的一切论断的出发点，马克思是把‘异化’这一概念作为黑格尔概念中的基本概念而划分出来的（这个概念也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的中心）。”^② 只有围绕共同的问题，对话和阐释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就可能“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变成没有对象的空谈。因此，推动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就要发现并围绕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通过多领域的合作、跨学科的对话，从不同角度对它作出全景式的描述和阐释。二是要重视文本的内在逻辑。当代哲学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现成的、凝固于文本之中的，而是在解释者和解释对象的对话过程中逐步显现和生成的。伽达默尔说：“谁想理解某个本文^③，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本文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本文筹划了某种意义。”^④ 也就是如储昭华先生所说：“意义不是‘在那里’等待发现，而是在解释者的理解过程中，通过理解活动的展开而生成、显现出来的。”^⑤ 当然，这不是说解释者可以“指鹿为马”，随心所欲地“宰割”文本、“打扮”文本，而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表面，寻章摘句，比附附会，对具体的字句作“排列组合”，而是要透过文本的表层，

① 汪子嵩、王太庆：《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4页。

② 谢·列·鲁宾斯坦：《心理学的原则和发展道路》，赵璧如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01—202页。

③ 这里的“本文”通常译为“文本”。

④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⑤ 储昭华：《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页。

洞察深藏不露的思想之源，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基点作出深层次的、创造性的解读，推出其中逻辑蕴涵的结论，实现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视域融合”。因此，哲学的创新不是话语的翻新，而是遵循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运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使其中潜藏的含义显现出来，在“视域融合”中推动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本书就是想依据上述学术信念，围绕心灵的本质问题，探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以此彰显当代西方心灵研究的借鉴启示意义，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对话与阐释洪流贡献一朵小小的浪花。

目 录

在对话与阐释中探索哲学创新之路（代前言）	（1）
导论 基调与挑战	（1）
第一节 常识心理图式的内容及其问题	（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论的基调与面对的挑战	（5）
第三节 丹尼特心灵哲学的主要特点	（14）
第一章 心灵研究的方法论	（25）
第一节 第一人称方法与第三人称方法	（26）
第二节 通向心灵的两条途径	（30）
第三节 异己现象学方法	（35）
第二章 心理语言的语义学	（49）
第一节 心理语言的“语言游戏”	（51）
第二节 心理语言的“逻辑地理格局”	（59）
第三节 心理语言的指称属性	（68）
第四节 从意向现象到意向描述	（74）
第三章 意向解释与科学解释	（85）
第一节 三类意向心理学	（86）
第二节 三种解释立场	（99）
第三节 意向解释的原则	（108）

第四章 心理内容的本质、存在方式与来源	(121)
第一节 心理内容的本质	(123)
第二节 心理内容的存在方式	(138)
第三节 心理语义性的来源	(146)
第五章 意识模型的建构	(158)
第一节 “笛卡尔剧场”模型及其难题	(160)
第二节 多草稿模型	(166)
第三节 自我的本质	(177)
第六章 解构感受性	(182)
第一节 色觉感受性	(183)
第二节 颠倒的感受性	(189)
第三节 黑白玛丽与知识论证	(194)
第四节 蝙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197)
第七章 心灵的实在性	(204)
第一节 自然主义范式下的本体论承诺	(205)
第二节 工具主义——心灵类似于引力中心	(218)
第三节 模式主义——心灵是真实的模式	(228)
第八章 心灵的进化	(247)
第一节 产生—测试之塔	(248)
第二节 大脑中的进化	(259)
第三节 文化的举重机	(265)
结语 在什么意义上说有心灵	(276)
主要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96)

导 论

基调与挑战

心灵问题曾被称为“世界的纽结”、“人自身的宇宙之谜”，是一个千古之谜，甚至也是一个永恒之谜，似乎永远也无法被彻底破解，但却又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睿智之士，为之殚精竭虑、倾注心血，而这反过来又给这个千古之谜不断地穿上新的衣衫，使之青春长驻、弥久常新。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心灵更为我们熟悉和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轻松自如地对自己、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作出理解、解释和预测，而从事这种解释、预测实践时，不管是否学过心理学，我们都会使用各种心理语词。例如，在解释某人拿着雨伞出门这一行为时，我们通常会使用信念（他相信今天会下雨或他知道外面正在下雨）、愿望（他希望不被淋湿）等心理概念。同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喝水，我们通常会认为他现在感到口渴，并知道喝水可以解渴，他喝水的行为是由他的心理状态引起的。有时候，我们对动物也会使用这种解释策略，例如，“我家的狗认出我是它的主人”、“猫想抓住那只老鼠”。这些日常的解释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常识的心理概念图式^①：人，甚至有些动物不仅具有肉体，还有心理；心

① “图式”（Schema）是心理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通常它是指一种认知结构，“表示一个人对一个特定概念或刺激领域的一般性知识”。一个概念（如强盗）的图式既包括有关的属性（如面相凶狠、话语粗鲁、带有武器、奸淫掳掠等），也包括各种属性之间的关系（如带有武器与奸淫掳掠之间有一定联系）。“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a）也是当代分析哲学中广为流行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概念图式“是

理与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使用表达心理的语词可以对行为作出正确的描述、解释和预言。

第一节 常识心理图式的内容及其问题

几千年来，尽管心灵解释的参照系和描述心灵的语词几经变革，但常识心理概念图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普通人眼中，这幅心理图像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不仅有肉体，而且也有心灵。人是一种有感性肉体组织和有意识的存在物，“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作为感性实体还负载着一个由各种复杂的意识因素构成的内部精神世界”^①。心灵或意识是实在的过程、状态和属性，存在于精神世界之中。“人类的意识活动所创造的人的‘精神世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大千世界‘移入’人的脑海而成为‘意识界的存在’，万种情感‘汇聚’人的脑海而构成‘小宇宙的存在’。”^②第二，人有自由意志，可以率“性”而行，随“意”而为，心理既是行为的原因和动力，心灵可以对外界的刺激

组织经验的方式”、“是对感觉材料赋予形式的范畴体系”、“是个人、文化和时代不受消逝着的具体时空场景之限制而据以延续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它是从许多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知识，就此而言，概念图式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在心灵哲学的视野下，所谓心理概念图式，是指人们在描述、解释、预言心理和行为时所使用的概念框架、一般模式，在这种框架和模式中隐含着人们对心灵的最基本的、总体性的观念。任何概念图式都包括有解释目标（即要解答的问题）和解释模式（即解答问题的一般方法）两部分。就心理概念图式而言，其解释目标是：（1）为什么一个具有信念和愿望的人 would 去做某个特定的行为？（2）有某种行为的人通常有什么信念和愿望？其解释模式是：（1）这个人具有行为有助于实现愿望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导致了他的这一行为。（2）某个特定行为通常是由某些信念和愿望引起的，如果某人有该行为，他通常会有这些信念和愿望。参阅唐纳德·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编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0页；菲斯克等：《社会认知——人怎样认识自己和他人》，张庆林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保罗·萨加德：《病因何在——科学家如何解释疾病》，刘学礼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① 夏甄陶：《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2页。

② 孙正聿：《属人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信息和内部的观念、思想进行加工，不同的心理状态之间有相互作用。第三，人们在描述、解释和预言心理和行为时，通常会使用“信念”、“愿望”、“理性”、“感觉”等心理语词，各种心理概念是相互联系的，具有整体性，从一个概念可以推知其他的概念。第四，心灵没有形体性，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它。我们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内眼来察知我们的意识状态的。我们‘向内省视’，也就是把具有‘观察’能力的内眼转向内部来观察我们自身的意识状态”^①。因此，心灵具有直接性、私人性、主观性、权威性的特点。第五，有些心理状态会指向外部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即具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当代心灵哲学将这种心理概念图式称为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普及和传播，民间心理学已经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默认点”^②和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丘奇兰德（P. M. Churchland）就曾指出：民间心理学“体现了我们对人的认知的、情感的和目的性本质的最基本的理解。……它构成了我们关于人是什么的概念”^③。金在权（J. Kim）也说：“信念、愿望等命题态度构成了我们常识心理学实践的核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规范、解释和预言我们和我们同类的所作所为的框架。对于理解和预言人的活动和行为而言，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工具，公共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④贝克（L. Baker）也指出：“如果没有信念、愿望和意向，就不会有契约、共进晚餐的邀请或选举、死刑判决等。没有命题态度的归属，就不会有相互之间的证明、宽恕、赞扬和责备。没有这些态度的工具，日常的事情就根本无法想象。”^⑤

但是，很多哲学家都指出这种常识的心理观实际上是一种二元

① 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0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P. M. Churchland, “Folk Psychology”, in P. M. Churchland et al (ed.), *On the Contrary*, The MIT Press, 1998, p. 3.

④ J. Kim, *Philosophy of Mind*,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6, p. 207.

⑤ L. R. Baker, *Explaining Attitu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5.

论。丹尼特 (D. Dennett) 就说: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民间心理学的思想体系, 就会发现它差不多是笛卡尔式的、彻头彻尾的二元论。”^① 根据这种图式, 我们通常总是把自己设想成某种与我们的身体、大脑不相同的东西, 认为自我 “不只是个有生命的身体 (或有生命的大脑), 而且也是灵魂或精神”^②。因此, 我们可能会说: “我有一个身体”、“我有一个大脑”、“张三脑子活”, 但绝不会说: “我是一个身体”、“我是一个大脑” 或 “张三的心灵就是他的大脑”。既然 “我” 不是与身体或大脑相同的物理实在, 那么, “我” 究竟是什么呢? 主宰身体和大脑的又是什么呢? 一般人都会说: 是精神或理性。那么, 精神或心理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普通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后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鲁玛纳 (R. Rumana) 正确地指出: “笛卡尔对于自我及其属性的理解, 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关于自我的标准观点。”^③

除了要考虑民间心理学的二元论倾向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得思考如何使它与科学相协调, 因为它是我们日常重要的解释工具和策略, 彻底否定和抛弃它是不可能的。现代科学告诉我们, 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是物质及其运动。在你说感觉疼痛、快乐, 体验痛苦、悲伤时, 科学家只能看到你脑中的 “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动”, 根本找不到疼痛、快乐、痛苦等心理状态。那么, 客观的物质世界如何能产生出主观的心理现象呢? 我们所说的心理状态究竟是什么? 心理语词有无指称? 如果有, 指称什么? 是精神实体, 还是大脑神经生理状态? 如果是前者, 你坚持的就是二元论; 如果是后者, 你坚持的就是还原论, 但神经状态似乎缺少心理状态的一些属性, 那么这些属性又是如何从神经状态中产生的? 如

① D. Dennett, “Two Contrasts: Folk Craft versus Folk Science, and Belief versus Opinion”, In J. Greenwood (ed.), *The Future of Folk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37.

② 霍夫施塔特、丹尼特主编: 《心我论》, 陈鲁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5 页。

③ 理查德·鲁玛纳: 《罗蒂》, 刘清平译,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第 45 页。